



# 临胸的贤达 临胸的绿

◎傅彩霞

一踏入临胸，这座镶嵌在山东半岛中部的小城，便被她绿水清浅、青山如黛的景致深深攫住，被那份气象万千的气韵温柔包裹，顿觉山川秀美，河流纵横，空气清新扑面，心一下子舒展开来。

我偏爱临胸的那份赤诚，你尽可毫无芥蒂地走向她，全无半分隔阂，仿佛推开自家后花园的窗，那片郁郁葱葱的绿便扑面而来，让人应接不暇。

我偏爱临胸的那份贤达，这份风骨从不是史书里冰冷的记录，而是融在山水里、刻在人心上的刚直与坚韧，是滴水崖水库的石拱上，数千建设者“以血筑丰碑”的自强不息和苦干实干精神。

我偏爱临胸那份安稳，不是刻意装出来的静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，恰似寻常人家过日子，晨起生灶烟，暮时收衣裳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得踏实，走得笃定，让人看着就心生安详。

烈日当空的盛夏，踏入万亩黑松林，沟壑纵横，怪石嵯峨，林深谷幽，泉清景美，整个森林激荡着原始神秘的意趣。每一株草木都自在浩荡生长，自然生态恣肆无羁，展现着自身的美好与力量。风里散发着松针和泥土的淡香，吸一口都是沁人的清润。

沿着小径拾级而上，林木郁郁葱葱，松涛阵阵，人似隐入深山密林间，探古寻幽的雅趣悄然爬上心头。站在念慈亭远眺，仿佛有江面的凉风拂来，拂动长发，风里似还细卷着传说的余温。东海龙王三女儿抛弃了龙宫珠光，携带东海的清露偷嫁九山，把碧波柔肠，绕进了这里的峰峦溪涧。此刻，望着九山的层叠绿意，好像看见她当年踏过的石阶，还沾着未干的东海水滴，连风掠过松林的声音，都似在低诉那段跨越仙凡的深情。恍惚间，我竟化作了这里的一棵树，虽长得迟缓，根须却深深扎进土地，浑身透着一股不可摧的劲儿。

静坐青石上，俯首看溪水流淌，阳光洒在水面，漾起粼粼金波。水色清澈见底，鱼虾在水草间摇曳尾巴自在穿游，不时变幻

队形，像在展示自己独特的魅力，又似在庆祝这场意外的邂逅。那被溪水半掩的青石，宛如在沉默里藏着我的初恋。激荡的浪花欢快地一路奔走，昼夜不息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，心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欢喜。

弥河源头的泉水“咕嘟咕嘟”冒个不停，不动声色地向前涌流，不疾不徐，恰如最好的艺术，从不刻意喧嚣张扬，而是自我灵魂的独白，清淡似水，安静如月。纵遇惊涛，自有大海般的沉稳；偶遭雷霆，仍能聆听心底的禅音。

如玉的滴水崖水库与似翡的黑松林遥相呼应，相映成趣，把天地间的景致晕染得如诗如画。它们似在遥遥相望，目光里有说不尽的默契，又似在与岁月轻声对话，把时光里的故事融进山水里。

1973年，临胸九山公社的六千双肩膀，扛着“有条件上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誓言，叩开了滴水崖水库的建设路。每一份力量，都从“没有”里硬生生生长出来。最难忘1975年拱坝合龙的险关：石料运不上坝，木工组八昼夜连轴转，奇迹般造出能载5吨石料的木船，解了燃眉之急；寒冬腊月里，河面结着厚冰，建设者们索性凿开冰面，纵身跳进刺骨的水里，用血肉之身筑成一道人墙，护住浇筑的混凝土不被冻裂。整整6年8个月的日日夜夜，当这座“亚洲石砌连拱第一坝”终于巍然立在水山间时，连远道而来的瑞士考察团都忍不住啧啧称赞与惊叹，只有中国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！滴水崖水库从不是冰冷的石坝，它是六千双手、六千颗心用血汗浇筑的精神丰碑。那些炒炸药时熏黑的脸，冰水里冻紫的手，木船上磨破的肩，没留下名字，却都藏着临胸的“贤达”，那是甘于吃苦，敢于创造的坚韧，是一心为后人谋幸福的赤诚，更是将“不可能”拧成“可能”的倔强。

伫立在滴水崖水库陈列馆展厅前，我静静凝视着用密密麻铁钉拼缀的“苦干”两个大字，默然仰望，久久沉思。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灵触动啊。一根根铁钉带着锈迹斑斑的冷硬，在拼接中散发出滚烫的力量，好像每一根铁钉都对应着一双磨出厚茧的手，每一道棱角都隐藏着凿石穿山的回响。我仿佛又听见当年建设者们的号子从字缝里弥漫出来，与展厅里的老照片、旧工具轻轻碰撞。这格外醒目的“苦干”二字，已不再是平面的符号，更化作立体的丰碑，让每一次凝望的瞬间，都成了与那段峥嵘岁月的一场无声对话。

那些从老照片里走下来的身影，哪里只是模糊的旧日剪影？分明裹着凿石的火星，携着汗滴的热度。建设者们泛红的脸庞，是烈日炙烤出的痕迹，还是心底热血奔涌的色泽？号子穿透岁月时，连展厅里的空气都在震颤共振，像当年夯土时的每一声闷响，重重砸在我们的心上。

那座肃穆庄严的十孔大坝，哪里只是混凝土与石块垒起的屏障？分明是父亲失去儿子仍挺直的脊梁，是二儿子接过工具攥紧的指节，是无数双肩膀一起扛起的责任担当。凌空矗立的滴水崖大坝，多像是替那些未能亲历临胸今日腾飞的贤达，将“不屈”二字，化作这份腾飞的见证，绵长的畅想，深深融进了临胸的山水里。

女石匠的锤声清脆悠长，哪里只是单纯的劳作声？分明是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的豪情万丈，是贫困里砸出的灼灼烈焰。那震耳欲聋的声音不是锤敲石头，而是对苦日子们的宣战，是给予子孙后代的承诺。正是建设者们的苦干拼搏，才有了如今的绿水绕山，那些奋斗者们站在云端，定会含泪地微笑与骄傲。

是，临胸的苦干精神从不是空洞的口号，滴水崖水库陈列馆里那些带着汗渍的工具、泛黄的照片，建设者凿山筑坝的影像……是最实在的具象印记。它们没有在岁月里褪色，反倒像一粒粒种子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扎根，化作了流淌至今的精神血脉，让那份埋头苦干的韧劲，始终鲜活地生长着。

如果说，绿是临胸的衣裳，是生态，那么，水就是临胸的灵魂，是命脉。这青山绿水，正是几代人奋斗的沉淀。清澈河水自大坝奔涌而下，阳光洒在坝体之上，让大坝宛如一座辉煌神圣的殿堂——苦干精神的光泽在此闪烁，直抵21世纪。正是这群奋斗者，将穷山恶水治理成青山绿水，更辉映出中国新乡村的万道霞光。

贤达风骨，绿满山河。站在百年桦柳树下抬头仰望，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把时光的厚重和岁月的渗透力，都缀在了斑驳的枝干上。它哪里是一棵树啊，分明是把百年风骨凝成了一面旗，在风中高高飘扬……

我们继续向绿而行，脚踩庄严的大地，明亮炽热的阳光悬挂在头顶，黑松林染上了金色，生生不息。林中飞出一群鸟，在空中盘旋啼鸣，穿过松林，树叶在风中抖动。如果说鸟儿的声音是大自然的絮语，那么蓬勃的生命，便是它厚重生动的语言本身。透过一片一片的绿，我看见了千喜鹤的奋斗足迹遍布世界各地，秦池的传奇在九州大地回响，赵家庄沿河修建的村路正通往百姓的福祉，数不尽的农家小院被绿树掩映，会展中心每一扇推开的窗，都朝四面八方敞开，风一穿堂而过，把山的清、城的绿、人的诚、物的美，全吹向了万里之外。

夏日如沸，万物葳蕤。再回望，一片浓绿正铺展壮阔开来，临胸恰如那一片静默的黑松林，根系在暗处盘结虬劲，新绿在梢头酝酿风雷，每一道松针都藏着晨露书写着：临胸的贤达，临胸的绿，临胸的风雨，临胸的蝶变，临胸的奋斗，临胸的崛起……那些没说尽的故事，都在叶尖的光影里摇曳。

如果说，“苦干”是临胸的韧劲底色，“沉稳”是临胸的气质内核，那么“贤达”便是临胸的精神风骨，“绿水青山”则是临胸始终如一信仰。临胸，向来从容不迫，无论时代洪流如何湍急奔涌，始终守护着独有的节奏与定力，不疾不徐地前行，恰似弥河九曲十八弯的流水，以浩浩荡荡之姿，从容绕山、漫滩、向海，一路奔流不息，奔赴更辽阔的远方。

## 渤海之眼放歌

◎刘树亮

沧溟极目水连天，白浪欢歌绕玉寰。龙骨横空擎日月，虹桥跨海贯江山。风扶盛阁群星烁，袖挽云霞七彩斓。欲觅仙踪临胜境，人间奇迹寄高冈。

## 趣题渤海之眼

◎郭顺敏

剪水秋波穿世尘，相惜青目每出神。星辰大海独约我，座上偏多雅上人。

## 观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

◎高立基

龙脉汤汤南北畅，起波涿郡至余杭。通衢六省江湖水，繁盛两厢城廓坊。漕运舟船波浪度，隋宫画舫锦楼榭。千年胜景铭金册，近岁非遗世界扬。

## 雪松

◎陈显荣

大雪压苍翠，琼枝碧玉龙。铮铮风骨在，熠熠气节昂。欲借高洁志，平添刚毅情。笑依寒岁友，雅爱壮新程。

## 兰梅菊竹四绝句

◎袁训新

写兰得“寒”字  
买花捧得数枝兰，巧遇吟诗十四寒。今日青葱芽未茁，来年发箭几多杆？

寒梅卧雪小景  
梅雪高低何必叹？暗香玉絮两无尘。月宫仙子双双下，报与人间满目春。

咏冬日残菊  
枝头擎雪渐倾软，玉洁冰清犹有姿。贞质不移魂魄在，化身香草补东篱。

南窗种竹  
绿竹猗猗檐下栽，淡浓疏密叶枝开。清风有韵敲窗过，明月无心照影来。

## 书写忠诚

◎康文鹏

翱翔天际二十载，我曾以战鹰为笔，在祖国的蓝天书写忠诚。如今，脱下飞行服，我转战科技创新一线，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脚下这片热土。

翻开我的飞行履历，1300小时的飞行时光，见证了一段人民空军装备发展的壮阔历程。然而，最让我自豪与振奋的，是亲眼见证并参与了祖国航空事业的跨越式腾飞。2022年，我告别熟悉的蓝天，转业至潍坊市科技局。从驾驭战机到服务科技创新，昔日，我守护的是祖国的领空；今天，我致力于培育支撑创新的第一资源——人才。两者岗位不同，但在逻辑一脉相承——皆为强国事业贡献力量。

如今，我投身于科技人才服务工作，我时常将飞行生涯的体会与当下工作相观照：一名优秀的飞行员，既需要精湛的技术与过人的胆魄，也离不开空军军医、机务保障等整个体系坚实可靠的后盾；同样，科技人才既要有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和扎实作风，也需要一个能够激发活力、保障有力的优良生态。作为一名服务于科技人才的党员干部，我的职责就是努力当好“保障员”，用心用情营造让人安心创新、舒心发展的环境。

在潍坊这片充满活力的创新热土上，我看到了科技赋能发展的无限可能。从航空航天到现代农业，从高端制造到数字经济，各类科技人才正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核心引擎。我为自己能投身这项事业而自豪，也将部队锤炼出的责任感、执行力融入新的岗位，积极搭建平台，优化政策，做好服务，让更多英才在这片沃土上施展抱负、成就梦想。

前路漫漫，心中有光，脚下便充满力量。从蓝天到大地，从驾驭战鹰到服务创新，站在新起点，我将永葆军人本色，在科技战线上不懈奋斗，为强国建设贡献自己全部力量。

## 朝花夕拾

## 一个“小白”的“上马”手记

◎李军

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，作为一名马拉松运动的“小白”，我有幸参加了四次马拉松A级赛事，2次全马，2次半马，再加上前几年参加的二十几场比赛，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上海马拉松了。

11月30日，上海马拉松如期在外滩金牛广场开赛。清晨6时许，我沿着新昌路、九江路向金牛广场行进，路口转弯处看到“上马比赛日6:40-8:05本路段交通管制”的暖心提醒牌，小型汽车依然可以有序通过，这种弹性的交通管制牌，既能保证大赛顺利进行，又方便了市民出行，显得很温馨。

从外滩起跑后，经万国建筑博览群行进，跑者可以领略当年世界金融中心的繁荣；穿过南京路步行街，途径“中华商业第一街”入口，展现了城市商业活力；跑过人民广场，上海博物馆的古典建筑本身就是文物，可快速“翻阅”上海的城市历史。从静安寺与淮海路，穿越静安寺千年古刹及淮海路潮流商圈，融合历史与现代气息；之后是新天地与黄浦滨江，经过百年的石库门建筑群和中共“一大”会址，新天地转入沿江跑道进入徐汇滨江段；折返经西岸艺术区，最终抵达终点徐家汇体育公园。赛道贯穿了上海的核心区域，串联起众多历史地标与现代城市景观，堪称一场“城市巡礼”。

整个赛道的补给分为专业运动员和大众跑者组。专业运动员都有自己的编号放在不同路段的固定位置，大众跑者的补给站都提前设有提示牌，提醒跑者合理补充。除了固定志愿者摊位外，每隔一个路段，都有流行音乐表演、沪剧、越剧表演等内容，为广大跑者提供视觉盛宴……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上海市民自发组织起来，将自己烹制的烤肠、鸡腿、牛肉、糕点等物品端到赛道两边，给运动员加油鼓劲，温暖着跑者前行。

这几年，马拉松运动在全国各地深受欢迎，带动了全民健身的热潮，也推动了一座城市的发展之势，这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。



光影潍坊

摄影：常方方 拍摄地点：潍坊市植物园

## 小院飘香

◎张希良

买这房子，还带有一个小院。只是大部分被爱妻种上了蔬菜。原先布置院子的花草树木，都遭到了她的破坏。但院子里，那棵桂花树，却被留了下来。不知是位置的原因，还是她也喜欢。

记得那年搬到这里来居住，是个初春。小区里入住率还很低，没有点烟火气息，房内更觉冷清。我去花卉市场挑选了部分花草树木，点缀一下冷清的新居，让房子增添了一些生机和活力。

客厅里，阳台上摆满了鲜花。其中有一棵盆栽桂花，不合时令地正芬芳四溢，于是它被我重点安置在沙发一旁，靠近前窗。等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我重新布置院子，大部分栽上了花木，把客厅里的桂花也移栽到室外靠近窗台的空地上。我想：这样夏天可以遮蔽烈日暴晒，平日里可以隔窗闻香。

从此以后，它挣脱了花盆的束缚开始拼命生长，看上去绿意盎然，偶尔也零星开几簇碎小的桂花，若不靠近，难以发现。可一到金秋十月，彰显出它的本色，金色小花缀满枝头。那浓郁的芬芳不仅弥漫了整个小院，甚至透过窗户，钻进房内，像是被喷洒了天然香水。尤其是在客厅沙发上，可能近窗的缘故，那浓郁的香气直往鼻孔里钻，想躲都躲不开，当然也舍不得躲开。

经微风一吹，花枝轻摇，仿佛有意向窗内喷洒香气。平时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时间一长便觉乏味，而现在却总想多待一会儿。这个位置是极佳的“闻香专座”。

如今的这棵桂花树，已经长得粗壮高大，树冠如盖，几乎覆盖了我家半个小院。今年秋天，不知为何，花开得愈发汹涌。我常常暗自估量，这一树繁花，要是全部摘下来做茶，也能做好几斤。有时候我会傻傻地想：若能把这香气都收集起来，装进一个容器，每天在屋内洒一点，那该多好啊！

其实桂花，真的可以做成桂花茶，也可以晾干制成香囊，这就实现时闻到桂花香了。可我又隐隐担心——万一摘了花，破坏了眼下这满院自然流淌的香气呢？还是顺其自然吧。如今窗外的丹桂已经长到三米高，亭亭如盖。我常常搬个凳子坐在树下，抬头看那一簇簇金黄的小花，偶尔风吹过，花瓣簌簌落下，有几片停在我稀疏的头发上。我故意不去拨落，仿佛这样，香气就能渗进身心。

那日我搬了椅子坐到桂花树下。因白天下了一场雨，夜空如洗，月亮显得格外明亮。但此时的花香被雨水洗净，我仰头望着月亮，不禁想起月宫里的传说——那

棵永恒的桂花树，还有托腮发呆的嫦娥，她怀中的玉兔，还有不停采花酿酒的吴刚……多么祥和，多么诗意的一幅画面啊。那是古人编织的美好梦想，是对安宁生活的向往。

桂花树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树种。最广为人知的神话就是“吴刚伐桂”的故事：传说吴刚因触犯天条，被天帝惩罚在月宫砍伐那棵大的桂树，可惜树刚砍了马上愈合，他就永不停歇，而桂树的花瓣偶尔飘落人间，便成了凡间的桂花。

通过历史记载，桂花在中国的栽培可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。《山海经》中就有“招摇之山，其上多桂”的记载；到了唐宋时期，桂花栽培达到鼎盛，成为皇家园林和民间庭院的常见花木，也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经典意象。

可惜，随着科技日益发达，高倍望远镜早已揭开了月球的面纱：那里根本没有桂树，没有嫦娥，只有荒芜的环形山。或许不久的将来，中秋之夜我们真能看到中国航天员在月球上活动的身影。

我心里反倒有点盼望科技能给我们留一点朦胧，存一些幻想，让丹桂的香气里，还能飘着一些古老传说的味道，不也挺好吗？